

徐小斌 著

太阳
TAIYANGSHIZU 氏
族



徐小斌 著

太阳

氏
族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氏族/徐小斌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136-9

I. 太…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0887 号

责任编辑:陈辉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二炮学院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插页 2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54-2136-9/I·1632 定价:16.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版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开场白或皇后群体

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我用签字笔在一张仿旧纸上随手画下一些奇怪的线条。10岁的儿子看了，说：这是长着羽毛的蛇。

其实是个女人。一双手夸张地画得很长，长到变成了树木的枝条。很美的，枯澹的枝条。又像梅花鹿的一副巨角，在女人头顶的上方绽开，女人的头发像柔软的丝绸一样缠绕在那些枝条上。那些纷繁的线条一根根拔起而惊心动魄，因此把女人的脸衬得十分漠然。那是一张完全静止的脸。我没有忘记在她的眉心点上一颗痣。我涂抹她嘴巴的时候浪费了许多黑墨水，为的是让她的嘴巴显得妖媚而浓艳。她的乳房自然就是悬挂在枝干上的果实，腰肢的线条闪动了一下在脐部那里消失了，下体变成了蟒蛇规整的花纹，在静静的盘桓中缓缓流泻着美丽。

只是因为画手臂上的饰物，一滴墨水慢慢洇开，破坏了画面的整体感。于是我只好顺势把那黑墨水画成黑色的羽毛。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羽蛇，是远古时代人类对于太阳的别称。

我的太阳在我的笔下诞生了，它诞生得如此偶然，令我猝不及防。

羽蛇其实是我的家族中的一个女人。我对于家族的研究已经有若干年了。在我看来，家族与血缘很有些神秘，而母系家族尤甚。为了看到它是如何形成的，现在我们可以选取一只非常大的

国际象棋棋盘，在棋盘中心置一皇后。她不允许移动。但是允许兵在棋盘上四个方向的任何一方移动，从棋盘边缘上的随便什么起始点起步，按照指示完成随机的、甚至醉酒者那样凌乱的起步，每一步的方向是从四个相等几率的方向中选定的。当一个兵到达紧靠原始皇后的一个方格，它自己就变成新的皇后，也就不能进一步移动了。最后，一个树枝状的、而不是网状的皇后群体逐渐形成，这种神奇的树枝，在现代物理学中，叫做“威顿——桑特 DLA 簇”。

这神奇的树枝就是血缘。

血缘使我们充分感受到现代分形艺术的美丽。血缘是一棵树，可以产生令人迷惑的错综复杂的形态，感受到它们与真实世界之间深奥而微妙的关系。经过多年的研究，我终于了解了我的母系家族产生的树形结构图。或者说，皇后群体。

在这张树形结构图中，羽蛇是最孱弱而又最坚韧的枝条，她颤巍巍以醉酒者的步伐起步，还没有成为皇后就夭折了。

但是羽蛇的夭折并不影响我这个家族的其他女人。金乌、若木、玄溟……她们都是远古时代的太阳和海洋，她们与生俱来，与这片土地共存。

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
我失去了我的性

——徐小斌

CATALOG

目录

1 开场白或皇后群体

1 第一章 神界的黄昏

23 第二章 缺席审判

45 第三章 阴爻

61 第四章 圆广

80 第五章 荒芜童话

98 第六章 落角

121 第七章 戏剧

145 第八章 广场

183 第九章 月亮画展

223 第十章 碑林

275 第十一章 引渡

296 第十二章 终结与终结者

327 附录 1

330 附录 2

331 附录 3

第一章 神界的黄昏

1

世纪末中叶的暮春时节，防寒服大红大绿的色块还没有完全在街市上消逝，这座城市最著名的脑外科医院的手术病房在下午三点一刻缓缓洞开，一辆平车如同划过水面那么静悄悄地飘了出来。护士小姐在前面高举着输液瓶，后面依次是护士长、实习医生、助理医生和主刀医生。

那个名叫羽蛇的女人显然还没从全麻状态中醒来，我们可以借助下午的光线看到她苍白中带点青黄的脸。她的头部缠着大面积的绷带，这使她略带青黄的脸显出一丝鬼气。她不漂亮，唯一的优点是眼睫毛很长，现在她闭着眼睛，那睫毛便覆盖着整个青黑色的眼窝，一直达到苍黄的双颊。

她是那种看不出年龄的女人。特别是在当时下午迷朦的光线下，她的五官十分模糊，像是一团柔黄清凉的水，随时可以变形，缩小或扩大，聚拢或流散。

自然，她和我那幅关于羽蛇的画毫无关系。

这时，在当时那迷蒙的光线笼罩下，几个坐在长椅上的人聚拢过去，他们被光线勾勒成一个个剔空的人形。我注意到只有墙角处站着的一个人没动。那好像是个年轻人，是个蓝眼睛黄头发

的外国男孩。

第一个走过去的是那个叫做若木的女人。75岁的若木穿着绣金剔云头的黑色丝棉马甲。纤细秀弱如一片云竹，那一种飘散出来的芳香把周围的年轻女人衬得污浊不堪。那是一种贵族的芳香，深深埋藏在血脉里，难得被人偷走的。

若木的雪白皮肤属于30年代或更早一些的女性，现在这种真正的雪白已经失传了。这是那种从来没被阳光照射过的白。所以护士小姐看到她的第一眼就有些头晕。若木的脸没有一丝皱纹。但是有两个冰凉光滑的大眼袋垂在眼下，如肌肤之外的饰物，看上去十分不协调。鼻子略呈鹰钩状，桃叶形的嘴唇永远像是涂过绛色的唇膏，深红发亮。这同样是没落贵族的标志。先天的营养后天根本无法替代。可以想见若木曾经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她面部的线条精致而刻板，与羽蛇那轮廓不清的脸恰成对比。她虽已年逾古稀依然美得咄咄逼人。尽管不长皱纹的老人脸永远有些可怕。

若木的眼睛里明显呈现出关切的神情，她的一双手交叉上举拦住了年岁最大的那个医生。她的手一举起来便吓了那个医生一跳，他以为那是一双保养得很好的白色骨殖。

手术是成功的。空前地成功。主刀医生成功地切除了女病人的脑胚叶。精美的手术刀在如头发一般纷乱的神经网络里穿行，竟然没有碰伤一根神经。手术的决定是在病人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作出的。病人家属的理由是：她要切除女儿的脑胚叶而维护女儿的心理健康。并使女儿永远成为一个正常人。

现在她的愿望实现了。

这个75岁的美妇人便是羽蛇的母亲，现在她凝视着尚在沉睡的女儿，慈母的泪慢慢渗出来，如雪天的泉水一样温暖。

这片著名的风景区在 60 年代上半叶还不为人所知。相反，它是作为一片贫瘠荒凉之地在收容着那些被当时世界淘汰的人。有一座小木屋童话般地矗立在这片高大的落叶乔木之中。在黄金般灿烂夺目的树叶背后，有一角紫蓝色的天空渗透出意义不明的静谧。

有一种神秘令人无法驾驭。你只能听凭那力量把你拉向悬浮在天空的古老幻想。但你并不满足那些故事，那些被风雨剥蚀的故事。我要说的是我这个故事的场景具有反差极大的变化。你需要不断地适应它。

那些树林，那些高大的林木在黄昏的时候总像是在燃烧着，那是一团神秘的金色，它如此旖旎，光芒四射，使大自然的其它部分完全成了死气沉沉的坟茔。

还有一口湖。在我们这个故事中本来应当避免这样近似太虚幻境式的场景。它毕竟显得不那么真实。木屋前的那口湖尤其如此。那湖如凌空出世般地出现在森林的背景前。湖水蓝得像一整块透明的水晶，湖底的水草像珊瑚一样生出无数美丽的触角。在 60 年代上半叶若木随丈夫被发配此地的时候，她无论如何也不敢把手伸进水里，她怀疑那水有蓝色的让人中毒的染料，假如她真的伸手入水，那蓝一定会侵入她的骨缝里，永不消失。直到小女儿把一双小手伸进水里玩，若木才打消了这一禁忌。小女儿叫羽，她一直叫羽。只因她属蛇，我才把“羽蛇”这两个字如此牵强地拼凑在一起。当然，还有其它的原因。这原因需要你留神在后面的故事中寻找。羽的出生令若木大失所望。若木盼望的是个男孩，而且，羽远没有母亲企盼的那般美丽。除了那过分长的睫毛之外简直是毫无特色。那睫毛闪动的时候很像是一把一开即合的黑色羽毛扇。于是若木的母亲玄溟叫她做羽。

她的两个姐姐的名字则是若木的即兴之作：生大女儿时若木对绫罗绸缎感兴趣，因此叫绫；生二女儿时若木又喜欢了吹箫，因此叫箫。两个女儿当时都在离这里很远的那座大城市里念书。

若木的母亲玄溟当时刚满一个花甲。玄溟生于上世纪之末。浑身散发着世纪末的凄清。玄溟在世的时候若木总坐在窗前的一张藤椅上慢慢地掏耳屎。她用的是一根纯金的挖耳勺。在羽的记忆里，若木从不到厨房里去。每到该做饭的时候若木就拿起那根纯金的挖耳勺。而玄溟则颠着一双小脚在厨房里穿行。那脚裹得精美绝伦。

在羽的记忆中，玄溟的脚十分特殊。羽喜欢一切特殊的事物。晚上，当玄溟脱掉鞋子之后，小小的羽便双手捧起外婆的脚，吻。每当这时玄溟威严的脸上便漾出慈祥的笑意。玄溟问：臭不臭？羽说臭。玄溟问：酸不酸？羽说酸。玄溟就满足了。这是每天必要演出的节目。那一双黑色缎鞋就孤寂地置放在角落里，形状很像羽叠起的纸船。鞋尖像船头那样微微翘起，各镶一块菱形绿玉。

玄溟的一切对于羽来说都神秘而诱人。玄溟有个很大的梨花木柜子。是那种很好的金花梨，在九十年代的装修材料里，被人称作“金不换”，是最好的木地板材料。柜子上大小小有 22 个抽屉。所有抽屉的钥匙都攥在玄溟手里。玄溟能够迅速而准确无误地找到每一个抽屉的钥匙。后来玄溟双目失明之后依然如此。她的指尖刚刚从那些冰冷的金属上划过，便可准确无误地做出判断。玄溟活得十分精确，有无数种数字种植在她的脑子里。她失明之后漆黑的眼前常常划过一些类似符号的数字。那些数字闪烁着暗银色萤火虫似的光芒，照亮了玄溟的余生。

有一个黄昏，（我们这个故事的很多场景都发生在黄昏）羽钻在床底下玩布娃娃。羽常常喜欢钻进床底，一呆就是半天。她觉得床底的黑暗可以给予她某种安全。羽从床底下看见一双镶着

菱形绿玉的黑缎鞋走进来，那双鞋停在梨花木柜前。羽屏住呼吸看见玄溟逐一地打开 22 个抽屉，每个抽屉里都有一串紫水晶制成的紫罗兰花。这些紫色的花朵在黄昏光线中格外神秘。玄溟把这些花朵逐一地穿起来。这些紫色的玻璃样透明的花结成了一盏灯，一盏十分华丽的藤萝架一样的灯。那些花朵像钥匙一样在玄溟的脑子里早已编好了密码程序。貌似相同的花朵在玄溟的眼中是不同的，只要穿错了一朵，便无法结成一盏灯。

羽简直着迷了。她一动不动地看着外婆的游戏。那盏灯在黄昏的玻璃窗前显现出一种无法染指的美。那是一个梦，黄昏窗外绿叶扶疏中飘浮起来的梦。羽的手无法触到它，但手指却分明感觉到一种玻璃器皿冰冻般的寒意。

黄昏中一盏紫水晶结成的灯。串串花朵发出风铃样的声音。羽知道，那是一种昂贵的声音。

玄溟会对着灯沏一杯香茶，茶在这灯光下慢慢凉去。

3

我已经很久不大讲话了。因为我说话很迟曾经被父亲误以为是哑巴。我心里很明白，我之所以不爱讲话是因为大人们不相信我。我眼里看到的東西，总和人不一样。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问题后来屡屡暴露出来，变成我一生的倒霉事儿的真正缘起。譬如我看见窗外晾着衣裳在夜风里飘荡，就会觉得是一群没腿的人在跳舞；听见风吹蔷薇花的沙沙声就吓得哭起来，认定是有蛇在房子周围游动。在门口那个清澈见底的湖里，在有一些黄昏（说不上来是哪些黄昏），我会看见湖底有一个巨大的蚌。那蚌颜色很黑，有些时候它会慢慢地启开一条缝。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惊叫了起来，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只要我当时拉住父亲或母亲的手，我便会紧紧拉住他们，站住不动，另一只小手指着湖中，发出“呐——呐”的声音。但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会十分粗

鲁地拽紧我的胳膊一扯：该回家吃饭了！

我还常常听见一种耳语般的声音，那声音常常是含混不清的。偶然能听到几个词，也不大懂。但是那耳语对于我，似乎是一种神喻，我常常照着那含糊不清的指示去做，因此做的事让别人看来往往莫名其妙。因为我还小，并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而真正引起注意的时候，一切已经晚了。

那时我还不会说话。等我会说话的时候已经不再想说这些事了。我常常在黄昏的时候面对湖水发呆。湖边各种各样奇怪的花朵在黄昏幽暗的光线下悄悄地闭合。在太阳和月亮交接的一瞬，那些花朵的颜色变得十分阴暗。那些花瓣会变得如同玻璃一般透明而脆弱。我捏紧它们的时候，它们会发出纷乱而破碎的声响。这时，我会看见那只巨蚌静静地躺在湖底一动不动。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我躲过家人的视线来到湖边，我的头发如烟一般在空中飘动。闪电把我的脸勾勒得忽明忽灭。那个无星无月的夜晚湖水一片黝黑。就在我穿行于那片奇怪的花丛中的时候，一个巨大的闪电照亮了整个湖面，我看见那只巨蚌慢慢打开了。里面是空的，什么也没有。我趴向水面细细地看，我的头发像淡青色的水母一样在水中飘浮。雷声闪电和暴雨在那一刻就压迫在一个七岁女孩的身上。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我只觉得兴奋，好像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了。

但是后来闪电中掺进了手电筒的亮光。这几种光线把我和湖水分割成许多块面，就像大教堂中罗可可式的彩绘玻璃一样。在这同时我听到外婆声嘶力竭的唤声。

有一盏灯渐渐近了，我闻到茶叶的芳香。

4

在若木收藏的相册里有一张玄溟年轻时的旧照。那是光绪末年的产物。当时的玄溟只有9岁，却已经绝艳惊人。一切都预示

着她将是一个国色天香的美女。但末世的离乱害了她。末世的离乱把她的美淹没了，或者说，把她的美改造了，改造成了一种无奈的凄清。那张照片的珍贵还在于玄溟背后的那个女人。那女人身着官服，看上去肉滚滚的毫无线条，圆脸上一双大眼睛和精心描画过的嘴显得毫无生气。无论如何不能算作美丽。但那女人的名字却作为了某种美丽的牺牲品的象征被载入史册。她是珍妃——光绪皇帝的宠妃，玄溟的“族中姑姑”。

那是光绪 25 年盛夏的一天，也是珍妃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夏天。关于珍妃的死有着许多说法。最流行的一种是由于珍妃“干预朝政”而被慈禧痛责，后被关入三所，仅通饮食而已，最后由慈禧降旨被崔阉推入井中而死。但是玄溟坚持说那绝不是慈禧的意思。

玄溟说当时还没等慈禧下令崔玉贵就已经把珍妃投入井中，不然的话慈禧不会后来见到崔阉就害怕，更不会撤了他总管的职，早早让他出了宫。玄溟与姑姑珍妃合影是慈禧一次格外的恩宠。垂暮之年的慈禧喜欢一种袖珍式的美。那是一种可以把玩的美丽。女孩玄溟在慈禧患了白内障的昏花老眼中惊艳惊人。她想起自己豆蔻年华的时代，于是闻到了一股葫芦花般的气息，她手中纤细的折扇荡漾着生丝的香气。她让女孩玄溟坐在自己的膝上。此时的慈禧早已骨瘦如柴。玄溟小心翼翼地蜷起双腿，生怕身下那两段枯骨会突然折断。

几十年之后这件事便成为玄溟谈话中一个永恒不变的话题。玄溟总是这样开始：光绪 25 年慈禧太后亲自把我抱在怀里……这个话题演变了几十年之后变成了一个超凡脱俗的故事：玄溟是清王朝末代格格中最美丽的一个，是慈禧最钟爱的曾孙女，慈禧曾多次宣她入宫，曾有立为小公主之意，只是因了慈禧的离世，这一切才化为泡影……

时间总是把历史变成童话。

母亲的话使若木觉得自己是一位满族公主的后裔。于是若木总是用公主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即使是在离乱的时代，若木也总是用刨花水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若木的头发十分丰盛，梳成一个大发髻的时候总是沉甸甸的。只有一次在空袭警报响过三次之后，若木的头发在防空洞拥挤的人群中被挤乱了，发髻散开，黑色瀑布一般的头发汹涌地垂挂下来。若木觉得像被剥光衣服示众一样羞愧难当。若木走路的时候上身始终不动。这是旗人的规矩。若木把这习惯保持终生。直到古稀之年，脸色雪白的若木仍然穿一袭香云纱旗袍，走起路来笔管条直，洒下一路茉莉花和薰衣草的陈年芳香。

而实际上，若木的母系家族与满族毫无关系。若木的外祖母都是地地道道的汉人，不过是做了清朝的官，随了旗。若木的血液里，没有一滴是属于满洲贵族的。

5

羽烧了整整7天，是高烧。若木慌了神。还是玄溟想办法弄来白酒为羽擦身。玄溟苍老的手指触到羽的皮肤上感到一种陶制品般的寒意。羽的皮肤是那样娇嫩光滑，像是水族的后裔，仿佛一触即破。但就是这样玄溟也没有罢手。玄溟狼歹歹地用大手搓遍了外孙女柔若无骨的身体。玄溟累得气喘吁吁，黑缎鞋上的两块绿玉因为支撑不住忽悠悠地发颤。玄溟边搓边唠叨着，玄溟说这丫头别是条蛇托生的吧，怎么这么冰凉冰凉的？！

羽醒过来的时候看见若木在黄昏的窗前掏着耳朵。那金色的挖耳勺变成一个不断划动的金点。有好久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羽在黄昏的光线里观察着自己的母亲。她看见母亲肚子上有一块奇怪的隆起。这隆起破坏了母亲娇好的身段。母亲穿一件赭石色印黑花的布旗袍，那是黑颜色的菊花。羽想像自然界中一朵真正的黑颜色的菊花，那一定漂亮得让人害怕。

有一个周末，很少回家的父亲回来了。父亲见到羽的第一句话是：这孩子怎么瘦了？家里只有父亲一人注意到羽的胖瘦。羽还没有来得及想出一句话来回答父亲，若木房间的门就开了。若木的房间里有一种森森冷气。但是父亲迎着冷气走了进去。父亲的脸上显出一种从容就义般的无奈。接着羽就听见压低了的说话声和父亲沉重的叹息声。羽一直等在外面。她想找机会和父亲单独说话。但是父亲没有出来。

从很小的时候羽就知道，母亲和外婆并不喜欢她。外婆一见她就唠叨：“家要败，出妖怪……”母亲就转过头来，盯着她。她很怕母亲的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什么也没有，再也没有比空无一物更可怕的了。她想起那个巨蚌，它打开，是空的，一下子就断了所有的念想，那种空让她害怕，她吓病了。

连她自己也不愿承认，她其实喜欢生病。因为生病的时候母亲和外婆就会对她好一些。外婆会给她做一碗馄饨，然后坐在床边，一边看着她吃，一边回忆着当年。外婆会告诉她当年在陇海铁路的时候，附近的小卖部里有一种叫做羊角酥的点心，咬一口，蜜就流出来。羽听了就咽口水。羽很馋，但当时什么点心也吃不上，只好吃一点外婆做的水酒，或者蘑菇馅的馄饨。林子里，蘑菇总是有的。。

羽的外婆玄溟永远生活在回忆之中。永远对现实不满。外婆在回忆的时候，眼里总是闪着光，一提到现在，就灰下脸来，撇着嘴哼一声，而每逢这时，父亲也要更重地哼一声，显然是对于外婆态度的不满。父亲与外婆在家里永远是对立的两极，这一点，家里所有人都知道。

羽病好之后就去上学，小学校就在林子那边。而她的两个姐姐却在离此地很远的那座大城市里上学，父亲说，就是再远，也绝不能耽误了孩子。羽还知道供姐姐们上学的是一个叫做金乌的女人。但是羽看不出母亲对金乌心存感激。有一阵，对于金乌的

追逐和好奇完全攫住了羽，对于金乌，羽做了种种想像，但是在家里厚厚的8本像册里，根本找不到金乌的踪迹。

6

那天的雪那么大，整个世界都白得透透的，那种密不透风的白啊。

雪花软绵绵地、慵懒地飘落着，每一片雪花都大得让人害怕。羽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雪花的形状。那些美丽的、千姿百态的六角形，最早是在万花筒里领教的了。为了摘取那些六角形的美丽花朵，羽把那只万花筒给拆了。拆开的结果使她大失所望，原来那不过是一个厚纸卷成的圆筒、三块长条玻璃和一些散碎的彩色玻璃末罢了。并没有什么六角形的花朵。

羽用小手把窗外的雪花捧进来，她看到一粒粒六角形的冰晶，那造型精美至极绝非人间之物，但是转瞬之间便融化了。羽用了各种方法想把那六角形的美丽花朵留下来，全是徒劳。后来，羽想出了一个高招。

在一次上图画课的时候，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画你们最喜欢的东西，献给你们最喜欢的人。羽就用广告色在一张大白纸上涂满极艳的蓝。待那蓝色干了之后，羽又用雪一般厚重的白在上面画满一个一个六角形雪花，那些雪花的形状各异，经过儿童的手画出来又透出一种稚拙，稚拙而奇异的美丽。那蓝色和白色都那么鲜艳，晃得人眼痛。老师从她的座位旁边走过，好像突然被什么捉住了似的，站住了。老师站在她旁边很久，一直等到她画完。她一放下笔老师就拿起了那幅画走到讲台前。老师说大家看看，这是羽画的，我要把它挂在教室里。你们要向羽学习，向羽看齐，她画得多好啊！不，我不能把它挂在教室里，我要拿它去参加画展，参加少年儿童画展，不不，不光是参加画展，还要去参加国际少年儿童绘画比赛。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在国际绘